

世界史綱

日本上田茂樹著

柳島生譯



百衲書店

上海·廣州

室
書

譯 者 序

這本書是專門譯給中國的革命青年看的。

生活在這個社會轉換期前夜的中國青年，他們之負有何種重大的使命，已是用不着明說的事。

這本書却是供給他們認識這個世界從古以來的真面目，理解目下這個世界所以形成的過程，更預定這個世界未來進路的方向；換言之即幫助他們獲得在實行革命——社會的變革上的一種武器，一種把握，一種心得。

舊的歷史書並不算少。但據譯者自己從前在學

被讀書的經驗，深切地感覺到那些書是不足供我們應用，未能解答我們的問題的：譬如我們需要知道爲人類歷史的根柢的究竟是什麼？自古以來的支配階級爲什麼又是怎樣的壓迫民衆？自古以來的被支配階級是如何的爲本身利益向支配階級鬥爭？又帝國主義是什麼，如何產生？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又未來的世界會變成怎樣？資本主義何以會必然的趨於崩潰？凡這種種問題，那些書都沒有明白清楚地告訴我們，那些書只可說是一種巧妙的說辭，一種迴避真理的記述，一種含有麻醉意味的藥劑。爲什麼它們要這樣？不爲別的，只爲著作那些書的‘學者’，都是所謂‘御用學者’，都是以支配階級的利害爲利害的。他們之必然地要把歷史事實曲解或迴避，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所以我們飢寒臨頭的被壓迫階級的青年，便也沒有去把玩那些書的必要，何況我們本來也沒有去玩味的餘裕。

本書呢，却是站在我們的立場——被剝削被搾取階級的立場來敘述，足以當作革命的武器去把握的。

本書原作寫至一九二四年爲止、題自一九二五

年以後的三四年間，世界已發生不少的變動，至少在我們中國，便有天大的變動出現，因此譯者自己又搜集材料，把近數年來國際各方面的偉的事件的變動，寫作本書的補編，使讀者並能瞭然於現代國際政局之真相。讀者讀過本書的正編補編之後，倘若能够正確地意識着自己應立的立場，在這偉大的歷史轉換期的程途中，不至於徘徊歧途，而興茫茫何之之歎，則譯者編譯本書的微忱了就算達到了。(一)

譯者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改寫

註 補編在本版中已刪去，詳見再版者貸言。

再版贅言

正如譯者序中所說，這本書的初版後面，是附有譯者自己搜集材料所寫的補編，敘述着一九二四年以後三四年間的世界變動的。但我們在這次再版本把它去掉了。我們認為（一）原書自成一個完整的系統，加上補編，反顯得不甚一貫。（二）譯者的補編雖自正確的立場出發，但因事件發生的時間過近，有許多還未曾發展到可作結論的時候，因之當時的觀察還不能作為定論。（三）一九二四年以後的世界現勢，我們可以在許多別的文獻上找到比補編更詳細的紀載。——因此三點，我們覺得這補編沒有附加的必要。

末了，我們要告訴讀者的是，本書的譯者已在本書初版後不久逝世。我們在此謹致由衷的哀悼。

出版者 1938, 8, 9。

(VI)

目 錄

譯者序	III
再版贅言	VI
緒言	1
第一章 地球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	7
第二章 原始人之社會與勞動	11
第三章 財產之起源與初期文明	21
第四章 希臘與羅馬之國家	30
第五章 封建制度與基爾特之組織	40
第六章 自由思想與資產階級的革命	54
第七章 科學的發達與產業革命	77
第八章 資本主義與勞動階級	94
第九章 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	128
第十章 歷史的發展與社會主義	154

(VII)

緒 言

（階級社會之歷史研究法）

歷史爲人類進化的記錄。但這種記錄，不止是文書的紀錄而已，在地下數千尺深的地層裏，也刻着歷史最初的記錄。生物學者所謂“岩石之過去帳”卽是爲人類遠祖之希奇動物的形態，化爲鮮明的化石而殘留着的。舉凡他們的朋友，他們的仇敵，乃至作爲維持他們生命的食料的各種生物以及爲他們所生息的這個世界的變異，無不留爲這種地底的記錄。這種記錄已有了十萬萬年以上的長時間，而誦讀這種歷史，且翻譯之爲文字，全是地質學者與生物

學者的任務 歷史的前半，即人類創生的歷史，就都包含在這中間。

歷史的後半乃是人類成長的歷史。距今約五萬年前，地面上開始有‘真的人類’出現；他們的漸次進化，漸次成長，漸次征服自然環境的過程，就構成了這個全時代的歷史。這個歷史猶未終了，猶在繼續着未來。

然雖到了這個時代，歷史的紀錄尚不是直接用文字寫的。最初是由考古學者從埋沒地中的石器，土器，銅器等種種遺物或在洞窟內的壁畫，而讀着歷史的紀錄。還有人類學者從現在的蠻人生活裏，而見着活活的歷史的紀錄。再有歷史家從古代荒唐的傳說與神話中，窺破了赤裸裸的歷史的事實。這樣漸漸到了有文字歷史的時代，但所記錄的全部仍然不能算為完全正確的歷史。為什麼呢？因為這種紀錄是由當時代當地方的支配者，為他們本身的利益而有所加減曲解以成的。所以這種歷史是支配階級的歷史。原來支配階級為要維持他們的支配權，為要麻木或轉移被支配階級的反抗心，就得向民衆的頭腦注入一種虛偽的歷史。馬克思(Karl Marx)雖說過(宗

教是鴉片’的話，實則更可說‘歷史乃酒精’。被這種歷史的酒精所沉醉的民衆，在支配階級看來，當是如何容易統馭的民衆啊！然而這個決不是真的歷史。

以前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歷史，是整軍經武的歷史，是窮兵黷武的英雄，陰謀篡竊的奸臣，龐然自大引起民族反感從事侵畧剝削的歷史；我們從那裏，是看不出潛在底面的真的歷史——人類爲生存與繁榮而從事勞動以及勞動方法逐漸變遷與發達的歷史的。要看出這種真的歷史，是非有歷史家那種解剖美妙離奇的神話的冷靜頭腦，與人類學者那種從未開化土人的習俗中找出太古時代紀錄的聰明以及考古學者那種從一枚石器上察知古代人生活的慧眼是不會成功的，而且還可以說這是頂難的事業。因爲自然界所殘存的紀錄，一看似極不完全，却是正直而粗樸，反之支配階級所傳下的紀錄，初見似極完全詳細，實則多爲粉飾之辭，或者故意遺漏，或者存心曲解的。

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又爲世界被壓迫階級導師的卡爾馬克思，實在更是個這種頂難的真的歷史研究大事業的創造者。因爲他定出有名的唯物史觀

之公式，可以作為開始這種研究又完成這種研究的一貫的指針，而且自己還留給後人以應用的範型。

歷史如上所述，是人類漸次征服其環境的一種過程的紀錄。換言之，即是人類為支配其環境所用的手段發達的歷史。這種發達是這樣的：由勞動手段的發達——即生產機關的變遷，成為運用這種機關者之利害關係——即經濟制度的變遷，又成為在這關係中所形成的諸階級間之支配關係——即政治組織的變遷，更成為在這種社會生活土壤上所萌芽的宗教，科學，藝術，道德等等一切文化的變遷。

因此，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主張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遷是政治的上部構造變遷的先導。換句話，人類在其生活資料共同生產中，各應其不同的生產手段——即物質的生產力各異的發展階段，入於必然的超意志的社會關係；這個生產力的發展，才是社會進化的基點：他是這樣說的。

然而這個生產手段是不絕地變化，生產力是不絕地發展的，社會制度雖也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以存立，但在某一定期間，却有繼續的固定的性質；故當初生產力與社會制度保持圓滿的調和後來

因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調和便破壞了；這彷彿當初保護卵黃的卵殼，以後又變為禁閉雞的牢獄一樣，社會制度如今不助生產力發展，反而成為妨礙生產力的桎梏了。如此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社會制度發生衝突，從而運轉這個新生產力的革命的新興階級與保持舊社會制度的保守的支配階級中間就有了鬥爭。這個階級鬥爭，才正是社會進化的直接的推進力，其結果就要實現世界革命。‘從來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世界革命便是歷史發展過程上必然的一個階梯；革命的新興階級，是生而具有必然勝利的運命的。

然唯物史觀雖是這樣的說社會的物質的條件，可以預定歷史進化之必然的過程；但若把這個認為單純的機械的宿命論便錯了。這就因為造人類的歷史者也即為人類自身之故。人的意志和行動，固然由於社會的環境——究其極即是經濟的條件——所決定；這就是說，某種一定的經濟組織，固然要生出用某種一定意志發生一定行動的一定階級；然而這個階級的意志和行動，又必然的在歷史進化的過程上發起作用，促進這個進化；所以倘若沒有階級的意

志和行動，歷史的進化決不是必然的，不，且反足以引起全社會的衰退和滅亡。

以上我們對於唯物史觀的理論雖然簡單的涉獵過了，然離實際的理論在我們是無用的。同時，忽視理論祇知羅列事實，於我們也無什麼益處。這種沒有一貫的理論做骨幹的歷史，不過是無意味的敘述的連續；即使不變為麻痺我們階級意識的毒酒，終也不能成為培養我們思想的肥料，故我們以為今當根據這種理論的光，來燭照古今歷史的事實，更要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說從實際上善為理解，同時也當從混和着鴉片，酒精及其他諸種毒素的支配階級的歷史中，盡力地選出世界人類真的歷史來。

倘若我們這樣研究的結果，能够明白在從前時代的被支配階級是處於如何的地位與境遇，為我們先輩的他們是如何的發見向自由之道路，又我們自身應該如何解放本階級與支配階級戰爭以獲得決定的勝利；且益能深深地覺悟到在社會進化必然的過程上，我們被壓迫階級之歷史的使命何在。那麼便是卡爾馬克思唯物史觀說之恩物了。

第一章

地球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

舊約聖經爲人類最古的歷史文書之一，凡讀過這書的人 都會知道在這上面曾寫着下面的幾種話：如唯一萬能的上帝創造了全宇宙；又在爲宇宙中心的地球上，造出了人類最初的祖先亞當與夏娃。更說上帝做成這件大事業 僅僅黑暗了六晝夜的工夫，到第七日便見光明。那時候的世界，已和今日我們所見的一樣：有山川草木，有鳥獸蟲魚。上帝工作完畢以後 看看他所創造的這個宇宙的光景，覺得很好。於是就第定七日爲安息日。五千年來——這是聖經

的著者所算定的宇宙的年齡——宇宙依然保持其原形而不變，即將來也當不會變更：這些都是聖經所告訴我們的。在現在就是小學校的學生，固然也不肯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但在以前，這些教訓却當作不可動搖的真理，為多數人所信仰。而且當這些教訓為一般人所信仰時，上帝的僕役（僧侶）與上帝的代表（王）等就得自由自在地驅使并擄取上帝所造的民衆。

然我們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成長變化的，並不是天生固定的。後來我們由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產生了地動說與進化論的知識，所以就把舊約的教訓推翻無餘了。地質學者掘入地球之內部，竟發見了與今日完全不同的各種植物的遺迹。再往下掘時，他們就發見地球原由各種地層所組成，而各地層都是曾在某時期做過地球的表面；故在各地層中所藏種種動植物的化石，也即為曾在某時期生長於地球表面動植物的遺迹；地質學者又從研究這些地層之形狀與構成的結果，得將自形成地球以迄於現在狀態的進化過程與其年數，作約略的推定。

這樣，我們今日所得知的，地球年齡大約已有十

六萬萬年之久。據天文學者所說，地球在最初的時候，是一團火焰，用非常的速度自轉，也用非常的速度繞太陽的周圍而轉。後來這塊火焰有一部分分裂出來，就成爲月；所殘留的部分，經過了許多年代之後——雖說如此，但這個年代距有史時代還是很遠很遠——逐漸冷卻硬化，其運動的速度變爲和緩；最後晝夜的時間和週年的長度始成爲和今日相彷彿。又當地球逐漸冷卻時，在它的轉動不息的半液體的表面上，生起了一層薄膜似的地殼。這地殼經過幾度龜裂，融解凝固以後，就一點點地加厚，形成了爲今日地質學者所知道的最古的地層。在這個地層上，尙未見有何等生命的遺跡，故名之爲無生代岩層。又在這時候，包圍地球四周的沸騰着的水蒸氣，凝結而爲液體，便由地面的高處流集凹處，這就成爲今日的河流與海洋的起原。

後來地球的構成愈變爲複雜了。有新的原子及原子的合成物產生出來，最後更發生了有生命特徵之不可思議的複雜的化合物，即所謂細胞者是。生物這一種物體，最初以外界吸收營養而成長，繼爲保存種族而蕃殖，終而至於枯死的，它的最初究竟如何發

生，我們是不十分明白；但初期的生命，一定是在水中以阿米巴與綠渣之形態而開始，這是有很多可借的根據的。地質學者稱呼有這種生物遺跡的地層爲古生代岩層，這時代就稱爲古生代。

學者順次研究各種地層的結果，又知道了地球的到達現今的形態。不知經過了幾度的天災地變，或是急激的大變動，或是迂緩的小變動。其原因是：一爲了地球自身迄今就未真真堅固，二爲了地軸的移動，氣象發生變化，所以噴火與地震相繼而起；或則長期的降雨，把地面的大部分化爲沼澤；或則在某時期，又爲廣大的冰山所閉塞。因此平原會得漸漸地隆起而變爲山脈；山嶽也會忽然陷落而成爲海底。氣候與地質既有如此的變化，地上的生物自然也不得不有非常的更動了。

生命的生活力看似薄弱，實則強大。地球上的大變化，好像會把一切生命全部覆滅；但因進化的原則，那些最能適應於自然變化的生物，還是殘留，而且它的生命之根益發廣大。到了中生代的地層，我們可以見到從來在水底的生物逐漸向水邊濕地發展的痕迹。水蘊離水而成爲有根與幹的植物，水棲動物則

成爲有強韌的皮膚與肺的水陸兩棲的爬蟲類了。這箇中生代岩層的特徵，是有巨大的翼手龍等的化石與沼澤林的遺跡之石炭層。等到入於新生代，地球益發變冷，益發接近今日的形態。植物蔓延於乾燥的平原，包圍山麓；和今日同樣的鳥類及有毛皮與溫血的哺乳類也發現了。

後期新生代之初——距今約六十萬年以前——人類的祖先方纔出現，但“人類”既決不是猿的子孫，也決不是以那時代的地層中可以看出遺跡的前人的後代。雖然從他們的骨骼上，得以想像有和我們的祖先相共通之點，然也只如此而已，可決不能算爲我們真真的祖先。那些前人約在五十萬年前生存于地球上，其中最主要的，爲所謂Neanderthal，在南部歐洲與北部亞洲的各地可以發見他們的遺迹。他們大抵常在洞窟中與家族共同棲息，削石爲武器，又埋屍體于地下。然以顎骨的形狀判斷起來，他們是否具有有音節的言語，還是疑問。他們一直到“真人”起而代之之時爲止，大約生存了十萬乃至二十萬年的長時期。

自從到了後期新生代以至距今約四萬年以前，全地球的氣候與地勢來了幾次大變動。在某時期，